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兵門

兵議下

上仁宗論兵九事　蔡　襄

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謂當今之急務彊兵爲第一事富國爲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彊則國

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彊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彊兵之説如何一曰消冗謂兵不可以纍減當有術以消之二曰選擇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陣之人即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曰立法謂兵絶無統制故不可用用之則敗此五者脩修則兵少而精矣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兵彊矣其説皆世人

常論也然而行之則為治道之始不行則為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

一事中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財用財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增不計校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之不足也三司但支辦衣糧日日增添不敢論列謂兵非職事也四者各為之謀以至於此若通而為一則可以計校兵籍多少財用有無不至於冗臣欲乞招置增

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令三司計度衣糧

如何足用管軍每乞增置必須詰問其所少之因

必不得已方可具奏如此謹重乃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近年置諸路安撫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

東西廣南東西兩浙福建等駐泊禁軍皆是北人

南方水土異宜水行不知舟檝之利山行不堪阻

阨之險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其不便一也只如差

二萬人駐泊及至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

可了辦以此屯戍之多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妻孥隔濶人情鬱結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東淮南外諸路鈐轄安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年滿量留合要人數差補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填闕或問南方難用北軍祖宗平定南方盡是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祖宗之兵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出兵今者南方但當作禦盜賊之計若禦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習精

熟可以驅使賊勢大者暫遣北軍不為失策此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陜西河東自慶歴已來用兵之際置寨柵數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耕農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留兵卒隨宜罷遣以寛難置糧草之費亦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防邊兵卒老弱病患先須揀選若在邊鄙不唯虛費糧儲兼亦不堪戰鬬千兵若有百人老弱遇

敵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廢如此為患須至選揀
馬有不堪入陣者而為患與老弱之兵同陜西河
東方今無事時若先選揀不唯訓練精熟倉卒有
備大可減省糧草以寛國用
一事或曰招置土兵如前日陜西弓箭手之類只給
與田不費衣糧於事為便且如河北招置土兵為
害深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兼又父子相承
未嘗出城驕蹇難動故曰為患深矣河北義勇十

九萬人昔年差點人情驚動今耳目已熟但須整緝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强壯須及十萬人不費衣糧可與土兵相制屯戍之兵可減也

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通一千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較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錢五百萬減廂軍十萬歲減緡錢三百萬欲減禁軍先減屯

戍欲減廂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

一事諸路廂軍一指揮有六七百人檢尋舊額並無條制益年歲旣遠亡失舊文今若朝旨諸軍指揮并將校以下不得過五百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即依舊額令日以前有剩者並令依舊候及五百人一依今來指揮輒敢額外添人並以違制論不在去官原赦之限

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寘

雖全兵卒只有三二百人虛費將稟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謂若兵士三百人即有將稟三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移補別軍俟及三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

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令天下無名綱運最為枉費兵士邊郡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百人多者至千人自來明有條制州郡皆以人情不敢禁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員近由江浙遠自

湘潭一舟十人至二十人一歲往還京師可了一次一舟之費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載官物不過數千緡之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事也天下州郡自太平以來廨宇亭榭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臨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惟枉費財用必須多役兵卒此三事也天下持送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轉運司不急用者罷省之或令水路可以減省兵役此四事

也養兵挽舩不若和雇則止於程限之資養兵則終歲給之其費必倍此五事也大要舉此五事嚴與條約廂軍可省矣治平元年上時三司使

上英宗乞罷招軍　　司馬光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

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黑白不為難知也是以太祖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一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戎敵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歷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

諸州都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自係籍之兵已為不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饑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為有餘為不足乎此葢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畧但求添兵在廟堂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

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茍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篋中之帛所餘幾何而唯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沈瘵何時當

瘳乎臣又聞即日災傷之處軍無見糧費薄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况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畎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睿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拯農

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浼瀆天聽陛下未嘗為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多言而見厭也治平三年正月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揀禁軍

司馬光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

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疾病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横遭降配也諸軍之内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恂恂不安亦無能為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

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彦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也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育兵士本欲備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

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畒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善者也臣愚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

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設冗兵旣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便臣備近臣茲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熙寧二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冗兵　　陳襄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

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

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兵制不宜遽有更易

文彦博

臣向因進對蒙詢及兵民利害臣與呉充即時畧具大旨上對然而天威之下頃刻之間固未詳悉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垂意三四年前樞密院檢録得開寶初至治平中内外兵馬大數頗詳備遂議酌中定為永額比至道前即差多方

慶歷中即頗减内壯根本外護邊除去冗留精適用省費蒐補訓練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鄰於邊境進有屬戶蕃兵弓箭手之類以至次邊州軍盡置義勇緩急調發以應征防若守處之得宜經久必無闕事兼向時諸路郡縣額外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盜賊如此綱紀臣已謂深恊方今之宜頗得倫預之理設有未至或有廢墜即當彌縫振舉之可也恭惟太宗之定天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累聖相承而

無異道歷年彌久而無異法故臣以謂協當今之宜得備預之理有未至而廢墜者彌縫而振舉之可也今陛下以睿聖之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不識兵戈者幾百年歷觀前古至治未有如此之安且久也故生齒蕃多愈於二漢封疆廣遠過於三代所謂民不改聚地不改闢施之仁政而不煩擾則太平之効又何加焉陛下必欲捨此而別求治道以致太平更易兵制以張威武固非臣愚所及況臣備位樞府所主惟兵不能上

副戚意委曲經畫尸禄之責所不能逃伏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之重柄并還將相之印綬得以散秩俾守外郡從愚臣知止之分全朝廷退人之禮臣久蒙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竊謂兵民猶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禁暴戢兵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凡更制維御之方深願謹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熙寧四年上時為樞密使

上神宗諫用兵　張方平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内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

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讁尤重葢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

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見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横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善

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

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輙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以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羣臣百寮窺

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

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心腹而徒取空虚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遂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

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妻男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正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廪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横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

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内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
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
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
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葢天心向背之迹見
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
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
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
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

恣行籓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宫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葢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

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忠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

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熙寧十年上時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東太一宫使此疏實蘇軾代作

上神宗論養兵　　呂大忠

臣聞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是今日養兵之弊終為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養兵所以制敵將使邊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賜也今養之太冗而處之無法賸

制腹心以供其費而猶不足雖能勝敵無所用之况不能勝者哉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為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貴直之粟歲勞輓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校而強校之寇大至則不能以支更求益

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邪為今之計亦可以回顧少思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謂今日之寨户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户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臣又聞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禄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内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

朝之初慶州姚内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吾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躡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於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雖不足以權大事欲望聖慈試

以臣言參問邊臣許其極論是非覆奏如以為非則是邊臣欺罔陛下終不能銷天下腹心之患或以為是則願陛下不憚一時之勞盡講遺法而行不三四年國力民心庶可蘇矣臣無狀奉使以輓饋為職不能廣謀財利以應一切之急而言及養兵之弊人皆以臣為不善避嫌獨臣之愚志安社稷不忍緘默以自取容也元豐二年

上時為河北路轉運判官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衛葵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兵門

禁衛

上仁宗論京師衛兵單寡　張方平

臣伏以京師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自唐

室以前嘗為重藩五代朱温始封梁王後因其宫府定

而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亂亡之速自古無有抑由都城四向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戎敵方鎮握彊兵於外乘禁衛之虛弱本末倒置也國朝太祖皇帝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節度之權屯兵於內連營畿甸又修治西京宮室葢有建都之意然利於汴渠漕輓之便因循重遷先帝通好北戎即叙西戎爾時可以減戍消兵致生民於富厚矣太平三十年使軍士坐費倉庫以困天下非不深思遠謀也知祖宗本意依重

兵而爲國勢不可去也近昊賊犯邊漸發禁兵西屯四路在京軍旅所留無幾今又北鄙事釁已萌兩敵合從人心揺動外有武帥分揔兵而宿衛之師日益單寡尾大不掉根虛必揺勢之當然不可忽也願留聖慮爲社稷計京都宜常宿重兵以封殖根本且乞勘會見在指揮人數若果闕少請從内出金帛召募材力訓齊教練必須精鋭以充禁衛無更外屯夫猛虎所以百獸伏者以其爪牙利也若虎而去其爪牙則犬豕鹿麋皆可以

相狎兵衛者國之爪牙也足兵足食乃可以威服四方
彈壓姦亂矣慶歷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衛士之變乞黜責皇城司及當直

臣寮　　　　　　　　　　　何郯等

臣等伏聞今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前宿直皇城司親事
官四人毆打人員至死并刼取庫兵緣上殿屋驚動御
寢其罪人除捉獲及傷死外餘黨二人二十日捕獲之
時稱被衆人爭奪致死捉獲一名雖覩勘斷訖所有當

職臣寮或聞已傳宣釋放傳之中外頗駭羣聽伏緣殿
廷所置宿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
爲兇悖意不可測兼後來所獲餘黨走入最為要害仍
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禀搐是本管臣寮
懼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衆人
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
祖皇帝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皇帝以
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令乗輿咫尺

賊亂竊發兇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刑何塞公議深恐朝廷威令從此寛弛伏乞斷自聖意特降指揮將應係幹當皇城司及當夜宿直臣寮並等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慶歷八年閏正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衛士之變乞責降楊懐敏

何郯等

臣等兩次上殿面奏及具劄子奏狀論列乞重行黜降

幹當皇城司并前月十八日夜内宿臣寮已施行外唯

楊懷敏獨蒙寛宥尋奉中書召臣等傳諭聖旨兼不以

臣等所言煩瀆曲加詔諭足以見聖明開納之量寛臣

下進越之罪固宜退伏以聽命安可更頻干聰明自取

罪戾然臣等以國體人情酌之不可便已須當復陳夫

人主所以享有天下之重葢由法令等級明辨使人不

敢陵犯然後極其尊爾故法令行則朝廷以之強法令

偏則紀綱以之紊自昔治亂雖殊莫不由此階也至於

宫闈之變下人輙敢謀亂者前代間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德所致且陛下仁厚之德撫恤禁旅未嘗以喜怒妄行刑誅雖甚無識寧不愛戴今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陵犯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皆由有司不舉職法令寛縱所生也為大臣之計宜為陛下深責有司失舉之罪用行法令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并宜流竄以戒不職令楊景宗等既以輕罰楊懷敏獨又聊行降黜益兩府大臣

以陛下左右之人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以避怨怒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指揮衆人於後殿即時捕獲以此論功乃可贖罪今賊已入禁庭兩夕之間陛下被此震懼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効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寛一懷敏之罪固亦細事苟於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朝廷典法無遠近無親疏當一而行之乃允衆望況有司失察之罪無大於此其可貸乎太祖皇帝朝元舅杜審肇知澶州只坐界内河決

免官歸私第太宗皇帝朝楚王宫火災廢楚王元佐為庶人以懷敏職在近侍孰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誤河決火焚之備利害大小較然可知而審肇元佐重責如彼懷敏之寛假如此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則天下幸甚臣等論列此事今已數四在於言責固亦無負然喋喋未已者葢忠義之心不勝感憤兹事體大若遂不言恐於聖德無益由臣等之

罪也兼臣今日上殿再有奏陳已蒙聖肯開允伏乞速

賜施行慶歷八年閏正月上

上仁宗論衛士之變乞責降楊懐敏

吳　奎

臣竊見自行春令以來連陰不解此洪範傳所謂皇之不極時則下人有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頼宗廟神靈陛下仁聖即時擒獲然流聞四方驚駭羣聽不祥之甚也傳稱主憂臣辱陛下此日可謂憂矣未知任

其辱者果何人邪臣聞幹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懷敏尚留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况中外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輙殺之裂其支體此必有同謀者恐事露泄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慶歷八年二月上時為監京東排岸司

上仁宗論禁中內臣坐甲　何郯

臣伏聞禁中自盜發以來逐月分布內臣坐甲宿直以至伐木折屋繕修垣墻增置關鍵其於備豫之方固亦

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為陛下計者誤也夫體有尊
卑事有小大尊者繫於君卑者繫於臣君而尸小事則
失所稱臣而專大名則非所宜以人君之舉所務必博
大所謀必經遠崇位號以習民之春修政刑以防民之
踰不廢禮以杜僭偪之萌必行法以除暴亂之本使邇
莫敢犯遠莫敢陵如此則等威辨而上下無邪心然後
知天子之所以尊也今夫衛士生變事出非意皆由朝
廷恩過而不知感官司令寬而不能禁也為今之宜其

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正大法以絕其慢舉大刑以討其姦斥邪偽附下之類先絕其萌芽究賊亂犯上之徒務去其根本不恕無良而興衆棄不漏有罪而示之公法令既行綱紀既正以此御下孰敢不虔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修不加省戶之衛而其守固與夫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況聞陛下從頃年來過自警戒中宮之樂工已盡罷後苑之獵具已盡除其於謹天戒以飭聖躬雖詩書所稱遇災修德之君遠不能逮

然於禁防之設所舉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謹者小而所遺者大臣竊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卿大夫當廷公議一舉法令威刑之柄以除邪偽賊亂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內患旣弭外虞自除則天下幸甚慶曆八年二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步直兵士作過　錢彥遠

臣風聞嘉慶院見制勘軍頭司步直兵士等擬欲作過及於皇城內搜獲先埋藏器仗者竊以軍頭司在崇政

殿横門之南與軍器庫相連最爲近密其兵士日逐隨本司臣寮出入甚熟而敢興意外幸賴宗廟威靈先事敗露今已下獄推劾臣慮其人等凶黨結連人數衆多或自來通行飲食之人心内自疑别生他變所繫極大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制勘院先且疾速根究枝黨如有姓名畫時追捕入院并器仗所埋藏經歷地分人員節級數目立具奏聞使中外聞之所貴禁衛安貼凶黨盡去

貼黄臣近曾以連陰奏密狀伏乞嚴賜指揮宿衛謹選左右暬御小人以深過惡原令來兵卒等果有結連欲乞更賜指揮宿衛禁門倍加嚴整皇祐元年

八月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寘刀衣篋中從幹當引見同楊景宗入禁門既為閽者所得景宗輙隱不以聞尋置制勘院推勘

彥遠上此奏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步直兵士作過係第三狀

錢彥遠等

臣等風聞制勘院見勘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事

雖一時狂妄之謀然迹其造惡本心為人臣者所共切齒況兵刃之屬已藏在皇城門幸賴祖宗威靈上天豫垂變戒故先事敗露儻因循未彰驚屬車之清塵臣謂雖赤其族不可塞責今既下獄推劾緣所繫至大傾搖人心傳聞四方震駭物聽姦豪小人從而扇惑故根究枝黨必須盡具案行罰不可緩不盡則他變生少緩則妄意起且昨來殿中親事官作過之時法稍寬捨推索凶黨不盡故此輩怯習乃復有此結連益大於前令若

復用輕典臣慮後來之虞寒心疾首伏望聖慈以祖宗社稷自重不用一時恩貸特降指揮令制勘院疾速推究元謀頭首及枝黨等急行圓結公案申奏其應作過人並乞族誅於都市以示四方庶小人少戒建威消萌在此舉矣茲事尤不可緩望特留聖意

貼黃其兵刃經歷門戶埋藏地分親事官長行人員及監門內臣乞早令制勘院先具當日人數姓名申奏乞更不令宿衛免別生他事其人據唐漢

之法皆合誅戮今來乞並行決配遠惡州軍庶中外整肅願以昨來親事官法寛為戒皇祐元年八月上

上仁宗論步直兵士作過係第四狀

錢彦遠

臣伏以王者任宗廟社稷之尊身繫天下安危故必嚴宿衛盛宮室重門複道以謹他虞是以法至重禁至密葢將遏絶亂源防微杜漸深計遠慮而爲祖宗社稷之本也故唐太尉長孫無忌誤帶刀至上閤而監門校尉

不覺察有司處以死刑我太祖皇帝嘗以内酒坊在厚載門外逼近宮掖而中夜遺火凡自監官至工匠斬五十餘人訖太祖一朝内中無遺火者此法行刑重而人畏古今之戒劾令風聞制勘院所勘得懷器刃入皇城人主名應門戶地分干繫親事官人員節級將欲斷遣次竊緣所懷器刃已入皇城雖其人結連虛實未辨而門衛地分晏然不知則國家以重粮溫衣養之何用本以禦捍意外而耳目之前上下公然畏避權勢輕弛法

禁不行譏察況昨來內中親事官作過之時由斷遣稍輕是致小人慣習復有此事不輕上繫宗廟社稷豈得復惜此數十兵卒而不思後患伏望聖慈察安危本末應制勘院所勘到不覺察懷刃入皇城把門及地分親事官人員兵級等乞不以常法斷遣其本處正管門戶地分兵級並乞刺配沙門島其餘干繫人員兵級並乞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所貴臣子益勵忠孝之心使小人自此戒懼皇祐元年八月上楊景宗責授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

上仁宗論步直兵士作過係第七狀

錢彦遠等

臣等今月二日准宰執請赴中書奉傳聖意以皇城軍頭司臣寮行遣並依法者伏以法者緣人情而生較其大旨止欲防微杜漸禁民爲非尊君卑臣歸於至正然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者故酌重輕而處刑柄在人君專之非所司可得而議是以兩漢有決事比若今之用例本朝斷罪有敕旨所以壓天下公議戒小人妄意而

今來宿衛下卒挾刃直入禁門雖其謀別有所在緣去便殿内閤才百十步藏之累日上下一無覺察此爲人臣者所當共怒安可本司官屬過止罰金而云法當然爾甚失天下之望且昨來親事官作過之時由用法太寛牽於權倖人情不塞羣小人無所戒懼遂致小人復思遂其狂計交戟之衛行若坦途事既暴露方貸以寛典誠陛下至仁至聖欲全羣臣忝宗廟社稷之重天下臣子之心何謹按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說者謂威刑能克勝所愛近則人懼而事可濟辦若威刑而愛近所惑則人怠而事無成功此聖人明訓治國家大要是豈樂用嚴酷哉葢所慮者遠今若以近臣而輕其罰恐非威克之道臣慮今之議論謂此事與親事官作過時不同言彼則挾刃踰屋此唯埋藏意在誣告他人不當爲例甚不然也且王者設門禁列宿衛重其刑嚴其制者先慮其事也必若俟挾刃踰屋而後罰無所濟也且刃已入門則蕭墻之内其憂不細安得

忽畧後患而徇一時之談臣等忠義憤發外採公議咸以爲未當故不避再三上瀆天聽人臣之節死而後已伏望陛下覽尚書威克之義思祖宗社稷之重以親事官作過時罰輕爲戒其皇城軍頭司臣寮並依臣等前後累狀重行黜責所貴厭伏人情允恊公議

貼黄宿衛之制唯門禁最重葢以出入所自令刃已入而云未曾作過故用輕典且門禁之失唯論入與未入豈繫作過與不作過者乎且國朝自祖

宗以來凡用法皆有司鋪條臨時勑旨裁輕重而斷遣故有特勒停者衝替者未得與差遣者就移監當者此皆法外行罰豈可有如此事而本司臣寮並止依輕法也皇祐元年八月上

州郡兵

上真宗乞江湖諸郡置本城守捉兵士　王禹偁

臣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自唐廣明之季天下亂離各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割七十餘年太祖潛躍之初則復關南平淮甸受禪之歲再駕伐叛取庸蜀下荆湘克番禺討金陵是十分天下而有其七矣太宗纘嗣洪業克輯大勲平定并汾懷來閩越天下一家無不臣妾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

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強幹弱枝之術亦非得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輓漕闗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闗閉城池旣圮器仗不全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甞出鎧甲二十副與廵警使臣蹶弩張弓十損四五葢不敢擅有修治又地濕𣊬涼爲難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欲禦備何以枝梧臣按司馬遷天官書云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一百年

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此常數也古聖知其如此設備以待之雖變不亂國家以建隆甲子歲下西川甲午歲復亂三十年之應也當時西川止益梓眉遂有城可守惟郭載棄而先走為賊所據餘皆固守無城之處悉爲賊據此有備之明効也陛下纘服二聖恢隆長世必有非常之制改轍更張因時立法固無拘執太祖削諸侯跋扈之權不得不爾太宗平偽國夷妖巢本以杜覬望之術法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

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強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厭兵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覩齊蔡叵猾遂有元和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爲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州郡大患者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全二也兵不服習三也今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斷參之妙筭如且因而修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户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

閱習弓劍漸葺城壘繕治甲冑郡國張禦武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咸平三年十二月上時知黄州先是濮州有盜賊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之以為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有此奏

上仁宗乞東南諸郡募兵以防冦盜

富弼

臣聞天下大器也非法制綱羅不可以守矣生民重畜也非智力控御不可以保矣是故先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唯恐失大器而喪重畜也臣伏見西戎僭叛屢冦

邊境本道不足以支朝廷悉發京東京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罹此調發故關中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已盡矣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次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軍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臣未諭也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

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是不加保守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凡姦賊好窺覬者無世不有今西鄙用兵天下兵與將皆集於西方力必不能及他道則就無備而作焉以臣觀此九道州軍或一豪傑率數十夫伺州官朔望行香畢集持鋤钁白挺羣呼奮擊可盡殺之誰復禦者然後開府庫復刼取豪家物散施召募必應者如雲一日可得千計鼓行而前處處無兵又城壘不

修諸郡縣鎮所至必陷俟奏至朝廷即時發兵亦不滅三兩月方至則其徒必及萬數何可破邪臣又慮陛下以謂巨寇必不能猝至臣不敢遠稽前古畧引隋唐以來東南爲寇者以明之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爕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

郢江賊椰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黄岨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商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為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為寇淵藪唯王者能鎮撫之則寇不能生於其間不然則亂之必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

地里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畧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甚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臣前所謂天下生民宜綱羅而控制之者以此道也臣伏念京東京西雖置鄉兵而軍兵絕寡亦未見

久安之理夫鄉兵無營壘散處村堡又各持兵仗其部伍上下終不得如軍兵之肅也或因饑饉為姦桀倡之安能使必不為盜又宜得軍兵兩相制禦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逐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刼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朐擁衆百萬陷覆兩京橫行天下雖然觀其初起草莽葢亦

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則可無虞矣議者或謂財用不足恐難成此夫以天下安全之業尚患財窘而不能立久長之策不幸小有寇聚則如之何伏惟陛下以宗社為憂以生民為念裁制私欲損節横費則數萬之衆不日可募此無疆之基也康定元年十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不當明言體量州縣酷虐軍人　歐陽修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作過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切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

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禀行不得漏洩所貴別

不生事慶歷三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州郡武備　張方平

臣前在諫院累曾論郡縣武備所陳意見朝廷未加精

察比來軍興多事賦役煩數顧亦天幸而屢有年姦游

之民猶聚為盜至擁旗鼓入城邑殺官吏堂堂無所憚

不幸而荐飢民稍艱食勢必羣聚蜂起為盜或數輩匿

村閭至聚吏兵千計縣鄉為之殘敝而不能時擒即氣

熖稍盛兵連禍結豈在戎敵也漢唐之時未嘗無四夷之患至或長驅而犯宫闕然無害於根本之固及黄巾巢賊竟以大壞天下國家剏艾五代之亂藩鎮不得擅兵常番禁旅外屯州郡乃自近歲悉還戍邊其州郡兵之壯者亦率點選配諸禁衛所餘乃罷弱羸卒供雜役使官吏導從而已豈知執兵之事令愚細之民知窺此隙故昨王倫等賊起沂州並淮渡江歷數千里若蹈無人之地乃始下京師之甲而趨躡之使民間而有姦桀

豈不生易朝廷之心歟伏以先朝置諸道提舉兵甲司所以專督盜賊抑有經遠之旨粗存方面之制比來忽畧頗爲虚名今能稍付事權自可外張形勢計諸藩郡有兼提舉兵甲處其為要地自用重臣鎮守自餘地望稍輕亦領此名者不過七八誠選用有風望方畧之士以任長吏各於本路除鈐轄或都監一員量其路分輕重提封近遠約置兵之數令於本郡及所部州軍見兵中選取壯強集成指揮因昨所置武衛為名而廪給之

若見兵籍取不足則令招募及數明降朝旨更不揀選調發赴邊亦不得輙差遠出内有逃亡隨即收捕所有器甲必令精良每道選差班行使臣一兩人或令長薦舉比監押巡檢資序專管教閱若所部郡縣有冦盗結集之處即量事勢發卒赴應使之統領追捕其所部州軍都監監押巡檢縣尉諸督盗官吏令得察廉其能否勇怯以聞而升黜之若所部郡縣强惡姦蠹之民得以檢察追逮按情科罪移配遠方若賊羣黨稍衆鈐轄都

監親督吏卒會合掩殺自餘賞罰科條更自朝廷比議指揮如此則不惟壯郡縣武備抑稍復方鎮事體庶以式遏寇虐消除暴害慶歷五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揀併諸路軍額放停老弱

錢彦遠

臣伏以今天下兵卒最爲冗多較於祖宗三朝數增十倍然皆老弱羸怯混淆其間堪戰精鋭百纔三四而國家竭民力以贍之日困一日何以取濟其已在軍籍者

誠未可立行措置求折衷之策則莫若窒其源本欲乞天下除禁軍已有指揮住招填外餘諸路本城不係披帶諸軍且未得招填其有名額空存而人數不滿一百者并撥併入本州諸軍及遇揀選半糧剩員之時并委自逐州當職官吏審驗六十五以上如堪執役即且存留七十以上一例放停不得竊主恩而爲己惠收小人之妄譽所有在京除見幹當職事文武官吏合依勑破兵士當直外並不得妄作名目占留陳乞在他幹當見

有者仰逐處一面抽下其本城諸軍候及三年逐州具計減得多少人數令來約合留多少人數申奏委大臣議定經久措置所貴軍政益修國財稍給禁軍若久不招填又恐不可乞以即令見在爲額轉旋揀去老弱者招少壯者填之慶歷八年八月上時爲右司諫

上仁宗論增置土兵　孫抃

臣伏見兵家征行守禦之法其所用士旅以知人情者爲先熟地里者次之諳土風者又次之何則知人情則

強弱先辨熟地里則險易先知諳土風則寒暖先備故臨事也便而取効也速是以所安者平原易地置之險阻則懼矣所習者大陵高阜移之谿澗則危矣古聖賢確論皆然國朝有天下所置州郡必招置本土人充軍或三兩指揮名額各異比年以來逐處凡有緩急此等人號為得力非他知人情熟地里諳土風故也然而軍數寡少月給微薄防托之際事功難集臣欲乞應沿邊州郡密邇蕃夷部落谿澗去處元有本土軍分者望朝

廷相度稍益其數目量增其請受以時而練習之一則團結部伍漸成次第隣近蕃夷冦賊不敢作過二則衣糧差足可以收其盡瘁之報皇祐五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兵門

民兵上

上真宗論點集強壯　田錫

臣伏覩近日多雨秋稼頗傷近京諸州積潦爲害加以差遣使命點集鄉兵人情不安物聽可駭謂一家雖有

數口三丁必抽兩丁定以強壯之名備於緩急之用雖不刺面各遣歸農其如終隸軍名向去須在戎伍當北鄙未賓之際值西戎為害之時豈不知臨時抽差以補正軍闕少如此壯丁之家父母妻男有哀慟之哭聲實感傷於和氣朝廷宜制理於未亂樞相當經始而圖終臣竊聞國家府庫稍虛倉廩不實不然則何以急急於聚斂財貨孜孜於備禦邊防況廟堂無人軍旅無將居崇官者皆莫知危亡之漸食厚禄者悉坐觀成敗之人

邊上奏報繼來戎敵侵軼漸近其好佞言而安聖心者則曰國家何患無遠慮而有近憂者不過請聖駕親征望陛下以宗社為憂乞陛下以芻蕘可聽臣每奉聖旨凡有見聞即令敷陳敢不遵守干冒宸扆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咸平五年五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先是詔集近京諸州丁壯選隸軍籍錫上此疏

上真宗論揀選強壯失信　田錫

臣伏覩去秋以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為災雖聞

檢覆蠲免租稅又聞相度低下開決溝渠雖憂卹之心似有所濟而利害之半莫知適從古者不奪農時慮妨營種或遇歉歲即念困窮故有賑貸糧儲除放徭役免令凋瘵不至流亡今國家為少闕軍兵防備邊戍遂於曹單宋亳陳蔡汝潁之間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抽赴京師昨近臣何以商量如此失信令下民皆懷怨望豈得無詞況陛下常好讀書有儒臣時得

侍講春秋謂君命無二又曰信不由中諒在聖聰盡達
徼旨豈有命令旣宣於羣下而誠信不由於厥中若外
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鉅細境外旣必盡知知而圖謀
邊上未得安靜其所謀者謂古者以民爲邦本食爲民
天今國家取丁壯爲兵以失邦本以災傷去食寧有民
天粮儲何止無餘邊備亦恐不濟以此得計以此乘時
此外國所謀之小者也其所謀之大者以關西去年秋
稼不登京東今歲春種已失國家營救之不暇廟堂圖

慮之未精欲以新集未慣之兵授非才無勇之將僥倖求勝輕敵寡謀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加以自春以來多陰少晴每遇朔風其來數日不定變陽春和平之令爲邊塞動靜之占臣不曉占書不知兵略但以經史所言之事求災祥可見之證以愚意裁量望聖慈採納雖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民爲邦本不得已而取之今五七萬人並離農畆日近更差使臣揀點豈無物議憂虞以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爲戎敵之利有勞宵旰

之懷檢災傷乃是虛名行賑貸且非實事斯乃今日之務最急而非時之患可憂也臣謂非十年不足以聚蓄財貨非十年不足以生育黎元二十年間治之得其宜則無慮治之失其宜則有患非二十年尚未能蓄聚財貨生育黎元況臨事欲制置乎望陛下思今日之急務慮非時之所憂示信以結之善謀以成之若信不由中事出慮外必恐國家多難自今日始臣受先朝拔擢不敢不言臣受陛下指揮不敢不奏咸平六年三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先

是五年十一月令近京諸州募強壯願充軍者給衣服裝錢送闕下錫上此奏

上仁宗乞河東依陜西例點強壯

文彦博

臣於去年二月初曽上言乞河東路毎三丁點一丁充強壯緩急為守禦之備自後朝廷差吴遵路等於河東路點差到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内一十三萬三千餘人是主戶九千餘人是客户皆兩丁内點一丁充強壯臣令徧歴到諸州軍竊見所點到強壯太多而不

精兼煩妨奪農事臣檢會咸平中曾降勑點差強壯本路除晉絳慈隰麟府六州不點差外共點差到強壯四萬四千餘人今來雖添晉絳慈隰四州點差強壯即比咸平舊數幾及三倍況本路主客人户共三十一萬勘會纔及陜西人户之半昨來陜西所點弓手只十萬人以此況之即河東所點集太多而妨農也臣欲乞依陜西體例每三丁點一丁充強壯猶可得八萬餘人所貴務農作者不致妨廢習武事者頗得精專如允臣所奏

更不鈔點據丁口數目而去留之並不騷擾動衆康定二年康定

上時為河東路轉運使河北河東強壯自咸平以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閲習多亡其數康定元年因彦博等言始詔二路點差又增廣其數并及陝西諸路至是彦博又上此疏朝廷亦莫之從也慶歴二年悉揀其勁勇者為義勇指揮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寖廢矣

上仁宗論刺四路弓手充保捷宣毅

張方平

臣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陜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内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

者臣竊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勅命㸃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㸃差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㸃補軍籍勅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㸃差之意只要各䕶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猶恐不能自安每聞

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命雖令使人招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逐處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使臣蓋皆期於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

思郡縣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唯
知用心若其謀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姦猾乘釁
相激譟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
須團練結甲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
路因與親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過
既不敢各歸本土聚依蒲澤遠近相應展轉結連
或姦豪之有謀乘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

輯此其不便三也

一令京東西路頗為饑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

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强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敝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慝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勛是皆始於烏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

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國論贊聖謨但以職在

諫曹義當有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陜西河東其近裏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更代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費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乎籍之為兵者不唯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别此其大戚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離本鄉兾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太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

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扞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廪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於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興之威猶恐其亂乃密諭諸州郡尅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奸謀相動不復及矣今朝廷旣惜強籍之名為必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三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

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慺慺丹誠切冀聒納慶曆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初康定元年六月詔陜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等路量州縣户口籍民為鄉弓手強壯以備盜賊至是又詔京東西等路弓手強壯悉刺充宣毅軍陜西路悉刺充保捷軍仍分遣朝臣往曉諭招補之方平上此疏

上仁宗論刺四路弓手充保捷宣毅係第二狀

張方平

臣近覩宣命差官往陜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

者事甚不便已於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蒙朝廷別有處分臣不勝憂疑敢奏論其事至諸召募之狀已具條陳今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二若召人情願充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徒使朝廷失大信於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擾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可果強而致之喧譁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召募寛之則事不集急之則促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淺忝居諫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戎備事大

衛兵禁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葢朝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思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日之為人未必為國家用適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矣向者羣盜竊發潛匿山谷發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久乃幸得自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有奸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方艱食正月向盡麥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振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

間此其相扇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隙嘯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遁即拱手就擒雖以墨翟之智不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宗廟之靈天賛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者若專以人事料之但見危形未見安理徃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其間戎寇侵軼數至畿甸大盜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卒全大業者所恃民心不去根本未揺信令尚行也及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下兵轉貨食以事之徐

方戍卒相率回戈連陷江淮遂啟仙芝黄巢之冦生民塗炭因此遂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逺矣夫賢智之謀事有萬全之形而後有一缺之虞猶不以徼倖為之令天下猶古也陛下奈何處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從容講求至如京東西州郡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比州郡患於乏人每使命揀不無留占若量逐處民兵隨其衆寡分畨於本州防守盡代見軍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朝廷機事非臣詳之揣摩以言

精切未盡屢展螗蜋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蓋惟大義之所存故於蕞軀而無愛不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之至

慶歷元年八月上疏入辛不從凡刺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為寇有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為恨

上仁宗論河北訓練鄉兵代禁旅戍邊

包拯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蓄兵愈多積粟常少乞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粮兵士等或令歸營及分屯

於河南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即時起發必無後期不及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即時將義勇鄉兵以代其數臣復見慶歷年中朝廷於本路先鈔點到鄉兵內揀刺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為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放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為惜費之一端又況鄉兵十八萬餘

人若分為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㪷鹽二斤共約支粮斛三十二萬餘石塩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河北地方千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駐泊就粮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歲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進劄子必賜裁處指揮皇祐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揀放保捷指揮　何郯

臣伏見陜西路頃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之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驅之行陣固難得力自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費廩食不可勝計況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甚非所願伏望勑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兵士除人員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

短弱不及等之人如願不在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特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冗兵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供應陛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内可減三數萬人廼亦省費之一

端近包拯被命往陜西制置解鹽伏乞下臣此議使其就近覆驗所冀審擇利害然後施行皇祐元年十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跡入樞密使龐籍獨以郊所言為是十二月始降指揮凡不任役者聽歸農放歸者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泣恨不得去陜西沿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錢二百四十五萬陜西之民力稍蘇

上英宗乞募陜西義勇　韓琦

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蓄冗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

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治平元年十一月上時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欲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陳安石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一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都三人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教閱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為義勇人賜錢二千摠得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三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

上英宗乞罷刺陝西義勇　　司馬光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戸三丁之内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虚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冦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歴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内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

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粮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陜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軍雖比之陜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敵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陜西獨無義勇不知陜西之民三丁之內巳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陜西困

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

治平元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罷刺陝西義勇　係第二狀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軍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議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粮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材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或取腹内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畧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鋭勤加教

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税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勑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出屯邊境牓猶未収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陜備見其事民

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陜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户户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縶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募賞暨刺面之後軍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粮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産日銷月鑠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唯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踈而又資性戇愚加之

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唯自喪其身兼更棧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産已空無所歸復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皆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

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揺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固執此其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兵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敵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剌義勇事早賜寢罷治平元年十一月上

上英宗乞罷刺陜西義勇第四狀

司馬光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為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孰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陜西河東自景祐以前

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户除二稅之外更無大叚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熈熈相樂自寳元慶歴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户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彊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陜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强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

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歛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為害於兩路之民已可

知矣況陜西於慶歷年中民家已各丧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謂之寛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惘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陜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

之一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歷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

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歴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

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脩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呌譟真

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戎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敵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騷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黒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陜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治平元年十二月上

上英宗乞罷刺陜西義勇係第五狀

司馬光

臣近者已曽四次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别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陜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爲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粮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閲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

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虚數也教閲精熟者外貎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旣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强寇在近官中急欲㸃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虚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閲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為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强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

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陜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敵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内州軍用義勇拒戰而敵寇敗退今既有義勇

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敵寇曾深入
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
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
以來未甞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
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為無用之兵
乎天生聖君以為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為之
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為稍有可采
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

為勑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有一時騷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汚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别擇賢才而代之治平元年十二月上

上英宗乞罷刺陜西義勇係第六狀

司馬光

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陜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為

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欝悒終夕不寐深痛陛下
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
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
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
人君尤甚故孔子賛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
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

數唯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唯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勑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

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陜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耶陛下萬民之父母

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耶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虚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别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絶善言之路也治平元年十二月上按光前後論次凡六章其

後以言不行又六狀乞降黜終弗許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諭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然使聞陜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爾今已降勑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琦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反掌間爾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為常矣

上神宗乞罷招正兵益講民兵府衛之法

呂公著

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唯唐之府衛最為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復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㢮事草創未復古制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未見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頗謂民兵可復而正兵可消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

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粮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歲費五萬緡至於兵民則非有廪給唯是給之土田或只將見今有地人户稍寛其租税省其力役以正兵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亦不可驟行減放但當即罷招塡益講民兵府衛之法使財力不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强國捍邊實萬世之利也臣欲乞詔輔臣選識治體曉兵法或先曾獻議其言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熈寧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乞不令陜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軍

司馬光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刺陜西義勇臣累曾論列以為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鬬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没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閲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閲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歷中刺為正兵則衆人覩環慶之敗譬

如無罪徃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鬭以絶其命是驅良民使為盗賊也彼為官軍則惜生故望風退走彼為賊盗必致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為盗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况當遠離朝廷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熈寧三年九月

上時除知永興軍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三